

接力张桂梅！长大后真的成了你



周云丽在课间操期间协助张桂梅校长（8月26日摄）。 本报记者周磊摄

2015年秋天，22岁的大学毕业生周云丽，站上了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讲台，成为母校一名高中数学老师。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学生。2008年，她因家庭贫困面临失学，是刚刚成立的华坪女高让她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原本已应聘到一所中学教书，但听说华坪女高缺数学老师，便毫不犹豫地以代课老师身份回到母校教书，直到一年后才转正。瘦小的她，如今已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，和华坪女高的许多老师一起，接过了校长张桂梅手中的接力棒

本报记者王长山、庞明广、周磊

2015年秋天，22岁的大学毕业生周云丽，站上了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讲台。回归母校后，她成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。

望着教室里一张张稚气的脸庞，她的思绪不禁飞回到许多年前……

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学生。2008年，她因家庭贫困面临失学，是刚刚成立的华坪女高让她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。

2015年大学毕业后，她原本已应聘到一所中学教书，但听说华坪女高缺数学老师，毫不犹豫地以代课老师身份回到母校教书，直到一年后才转正。

瘦小的她，如今已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，和华坪女高的许多老师一起，接过了校长张桂梅手中的接力棒。

“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你们的家”

能成为华坪女高的第一届学生，周云丽至今仍觉得十分幸运。

28年前，周云丽出生在华坪县石龙坝

乡的一个小山村。在她不到1岁时，母亲因癌症去世，这让原本就十分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
自那之后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，靠着打零工、种庄稼，把她和姐姐拉扯大，一家人生活得十分艰辛。

2008年7月，15岁的周云丽和姐姐初中毕业。中考成绩放榜，两人的分数都达到了当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。姐妹俩的好成绩让全家人十分高兴，但很快，笑声从家里消失，一个现实的问题出现了：学费从哪里来？

“不能再让两个孩子吃没文化的亏！”周云丽的父亲从小没读过书，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，甚至打农药都看不懂药瓶上的字。父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四处向亲戚借钱，可是，凑的钱远远不够姐妹俩读书的费用。

看着父亲整日愁眉不展，姐姐周云翠对周云丽说：“你成绩比我好，你去读书，我去打工补贴家用。”但周云丽知道，姐姐想上学的心情和她一样强烈。

正当一家人茫然无助时，周云丽听说县里刚刚成立一所免费高中，专门招收贫困山区的女生。这个消息让姐妹俩喜出望外，重新燃起了求学的希望。不久后，父亲找到校长张桂梅，姐妹俩很快就收到了华坪女高的录取通知书。

2008年9月1日，华坪女高第一届100

名学生入学报到。周云丽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张老师时的情景。

那天，父亲带着她和姐姐，背着简单的行李，刚踏入学校大门，就看见一位面容憔悴却笑得十分温暖的老师，快步从教学楼前走来。张桂梅先给姐妹俩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搂着她们的肩膀说：“姑娘们，女高欢迎你们！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。”

周云丽跟随张老师来到宿舍，看见崭新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每一个床边都贴着学生的名字。周云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抚摸着那张小小的字条，忍不住哭了。

同宿舍的同学告诉她，学校不但免除了学生的学费、书费、住宿费，还发了统一的校服、被褥、行李箱，学生只要负担生活费就可以了。针对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，学校连生活费也免除了。

开学那天，周云丽的父亲拉着张桂梅的手老泪纵横。在周云丽印象里，那是她从小到大第一次看见爸爸流泪。

高中三年，她的梦想悄悄改变

周云丽入学那年，华坪女高还正在建设，设施十分简陋。

操场上尘土飞扬，学校仅有一栋教学楼，没有食堂、厕所、宿舍楼，学生上厕所要去隔壁学校。学校没有自来水，学生们只能在学校旁的水沟洗衣服，浑浊的水让洗出来的衣服晾干后变成了土红色……

在那段异常艰苦的求学日子里，张桂梅每天的陪伴鼓舞，成了周云丽和同学们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。

每天，张桂梅组织学生唱一支革命歌曲，听一则革命故事。“红米饭，南瓜汤，挖野菜，也当粮……”开学第一天，周云丽和同学们跟着张桂梅学唱了这首革命歌曲。唱完后，张桂梅对学生说：“现在我们学校的条件很艰苦，但我们至少还能吃饱饭，比起红军长征时吃草根、吃皮带不知道要好多少倍。我们要用革命先辈艰苦朴素、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克服当前的困难。”

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红梅赞》……在一首首革命歌曲、一个个革命故事的潜移默化下，周云丽和同学们懂得了学校建成的艰难，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

在进入华坪女高前，家庭贫困、母亲早逝、右眼失明的不幸，曾深深地刺痛周云丽幼小的心灵。

6岁那年，有一天她突发高烧，一直不退。父亲没读过书，不知道高烧不退的严重后果，只带她到乡里的小诊所医治。

久治不见效果后，父亲带着她到四川攀枝花中心医院做检查，医生告诉父亲，她由于发高烧导致急性角膜炎，右眼已经失明，落下终身残疾。

周云丽曾经抱怨过上天的不公平：“为什么别的孩子有完整的家庭、幸福的童年，而我要遭受那么多苦难？”

在很小的时候，她便立下一个志向——走出大山赚大钱。但进入女高后，在张桂梅的教育下，她对理想悄然发生变化：人不一定非要挣很多钱，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“女高的老师们让我看到人民教师的伟大。从高中起，当一名教师就成了我的理想。”周云丽说。

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高中三年，在张桂梅的陪伴鼓励下，周云丽拼了命地刻苦学习。

拉祜族“校长妈妈”的“小菜园”

本报记者严勇、孙敏、江文耀

“你怎么了？”
“我觉得你像我妈妈。我想抱抱你。”

一次，班里有个女生突然走过来，一把抱住杨启秀，眼角通红。原来孩子爸妈在外地打工，常年跟外婆住。了解情况后，杨启秀经常把她喊到边上谈心。

2004年，年轻的拉祜族女孩杨启秀选择回到生她养她的大山里，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；此后，在这个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哈卜吗村小学，她坚守为学生点燃读书梦的初心，一待就是十多年，如母亲般给予孩子们无私的爱。

菜地里的“倔强”

9月8日下午，哈卜吗村小学后边的一块菜地里，孩子们有的清杂草爬藤蔓，有的扛着南瓜一路小跑，好不热闹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地里的南瓜就收完了。随后，杨启秀带着孩子们开始学习育苗，准备种上一些大白菜和青菜。

“我们先把种子一颗颗撒下去，过一个月就会长出菜苗，到时候我们再来看。”杨启秀蹲在地上边说边示范，孩子们学得很认真。

老师授课一结束，孩子们就自己动手了。他们分工明确，男生负责锄地，刨出一个又一个坑，女生往里撒种子、浇水。“种菜好玩着呢！”三年级学生罗娜拉说。

这是哈卜吗村小学一周一次的劳动课，上课地点就在教学楼后边的这块小菜园里。只要不下雨，孩子们就会跟着老师准时下地，学着锄地拔草、施肥浇水，感受劳动带来的乐趣。

“从播种到收获，孩子们全程参与下来，更能体会到劳动的艰辛，更懂得爱惜粮食。”杨启秀说。通过参与劳动，学生们进一步增强了体质，还具备了一定的团结协作能力。

近期恰逢雨季，结束当天的劳动，师生们几乎满身是泥，有些孩子还不小心把自己弄成了大花脸。休息十多分钟后，孩子们开始打扫校园卫生，顺手就把身上的脏衣服给洗了。

这时，食堂里开始飘出饭菜香味。“孩子们吃饭了！”喇叭里传出杨启秀的声音。

孩子们吃到了自己种的南瓜。“比菜市场

买来的要甜！”没几口，罗娜拉就把碗里的南瓜吃完了。

从1959年办校伊始，这块菜地伴随一代代师生成长，见证了学校的变迁。

“那个时候学生都是自己背来学校，等到开饭时，就着一点煮熟的佛手瓜和辣椒面吃，看着让人心疼。”回忆刚工作时的情景，杨启秀非常动容，“当时，老师开始带着学生一起种菜，这块菜地在让师生吃饱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”

在办学条件极大改善的今天，这块菜地仍然有着特别的价值——用在学校的劳动课上。每周三下午，她会领着孩子们到这个设在菜地里的户外课堂，拿起锄头和镰刀，开展一场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为主的特殊教学。

“以往菜地是为了解决温饱；如今它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涵义，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坚强品质。因此这块菜地我还会一直保留下去！”杨启秀说。

“我也是大山里的孩子”

2004年，中专毕业的杨启秀来到哈卜吗村小学，如愿当上一名人民教师。可刚来的那一天，眼前窘迫的教学条件还是让她愣了神。穿过一扇简陋的门，所谓的教室，实际上就是一层茅草房，连窗户都是破的。学校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校舍，孩子们挤在用竹片搭建成的狭小空间里，而她自己的宿舍就是一件不到6平方米的厨房。

“床板还会夹人，稍不注意半夜就会被夹醒。”艰苦的环境让杨启秀这个本想着通过读书走出大山的“80后”一度想打退堂鼓。

可接下来的几天，当杨启秀走上讲台，望着底下几十双渴望知识的双眼，她迟疑了，“我曾经也是他们，这些孩子需要我！”

杨启秀眼里泛着泪光，想到了多年前的自己。

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她排行老二，父母省吃俭用，勉强解决一家温饱。杨启秀自幼就喜欢读书，只要一有时间就端着课本复习功课。她梦想着长大后能当上一名人民教师，教会更多人读书写字。

在家人全力支持下，杨启秀不负众望考



杨启秀带着孩子们在菜园收获南瓜（9月8日摄）。 本报记者江文耀摄

上了中专。为了供她上学，父母省吃俭用，常年舍不得吃肉，兄弟姐妹也辍学回家，将唯一的读书机会留给她。

到学校后没多久，杨启秀偶然看到食堂里贴着勤工助学的通知，便赶紧报了名。她提出不要一分钱工资，管一日三餐就行，为的是省下很大一笔开销。

“每次送我上学，母亲都要拎一篮鸡蛋到集市上去卖，然后把钱全塞给我，自己空着手回去。”杨启秀说。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她在食堂的勤工助学岗位一干就是四年，直到毕业。

多年后，学成归来的杨启秀选择回到大山，这个梦想开始的地方。她坚信，读书能够改变命运，她想如星星之火一般，点亮更多大山孩子的读书梦。

“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！”杨启秀眼里透着一股坚韧。

修桌椅、哄睡觉的全能校长

在哈卜吗村小学，杨启秀先后担任班主任、校长。这十多年来，在坚守岗位、教书育人

的同时，她也见证了这所村小的点滴变化。

以往，每到开学前几天，老师们就得临时充当工匠，干些修修补补的工作。杨启秀回忆，课桌椅总是坏的，缺胳膊少腿，他们就赶在学生来之前修理。一到雨季，操场全是泥，学校就没法上体育课。

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大力投入，很多偏远山区的学校都迎来了历史性变革。拿哈卜吗村完小来说，学校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学楼，还逐步配齐了各种“高大上”的信息化教学设备。

“再也不是一支粉笔搞教学了！”杨启秀感慨道。

在学校的一间科学实验室，记者见到了孩子们日常制作的植物标本，有满天星、三角梅、车前草等。这些都是孩子们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做的，很精致，带着大自然的气息。

不仅如此，教室里还贴着黄大年、南仁东等科学家的画像和事迹简介。对于他们倾其一生立志报国的感人故事，任课老师会定期讲给孩子们听。“希望能在他们心里播下科学的种子。”杨启秀说。

2011年，她以超一本线的成绩拿到云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，兴冲冲地跑回女高，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张老师。

张桂梅拿着她的录取通知书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眼角不禁湿润，抚摸着周云丽的头说：“孩子，出息了。不过，今后的路还长，记住在女子高中唱过的每一首歌，听过的每一个革命故事。”

大学四年，周云丽始终牢记张老师的叮嘱，发奋刻苦学习。2015年7月，她以优异成绩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。

临近毕业时，她已经考上了丽江市宁蒗县城一所中学的教师岗位。但听同学说华坪女高缺老师，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刚刚考上的正式编制，回到母校担任代课老师，直到一年后才考试转正。

实际上，周云丽早就有了回女高教书的愿望。“我特别想回来，女高就像我另外一个家。”她说，但因为担心张老师要求高，自己达不到她的要求，好几次话到嘴边，她都没敢跟张老师说。

刚到学校任教时，周云丽怕自己教不好，在授课之余整天备课刷题，认真地地上好每一堂课。有一次，她整整一周没有出过校门，直到周末出门买日用品时，才发现连线包放在哪里都记不得了。

“有时候也会想松懈一下，可每当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感到十分愧疚，生怕让张老师失望。”周云丽说，“没有女高和张老师，我不是今天的我。我只有把教学搞好，帮助更多大山里的孩子考上大学，才是我对女高和张老师最好的报答。”

如今，教书6年整的她，已经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。让她无比心疼的是，自己渐渐独当一面、羽翼丰满，但那个曾经每天陪着她跑操、晨读的“张妈妈”，却已是步履蹒跚、满身病痛。

“特别是最近几年，张老师瘦了许多，也苍老了许多。她性子又很急，很不舍惜自己的身体。”周云丽平时话不多，但她一直默默关心着张桂梅。“有时候，她来我们办公室时还强打着精神，可一转身我就看得出来她很疲惫，她就是不想让我们和学生担心。”

在华坪女高，所有师生都知道，张桂梅有一个尚未实现的愿望：把女高学生送入清华、北大。“希望我能帮张老师实现这个梦想。”周云丽说。

2004年，年轻的拉祜族女

孩杨启秀选择回到生她养她的大

山里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；

此后，在这个地处中缅边境的云

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哈卜吗村

小学，她坚守为学生点燃读书梦

的初心，一待就是十多年，如母亲

般给予孩子们无私的爱

停水停电了，杨启秀是水电

工；课桌椅坏了，她是修理工；孩

子半夜哭了闹了，她是哄睡觉的

“校长妈妈”……她说，只要孩

子们有需要，她随叫随到，只为伴

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

相比学校的基础设施变化，更让杨启秀感到欣慰的是，孩子们变得更加自信大方，敢于表现自己。课堂上踊跃发言提问，课后积极参与各项运动，个个都很有精气神。

早些年，拉祜族学生相对胆小，不善与人沟通。“包括我自己，初中之前都不敢跟人多说话。”杨启秀坦言，现在孩子们皮得很，巴不得往人多的地方凑。

学校现有110名学生，其中住校生就占107名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。这几天刚开学，因为不适应校园生活，时常会有学生半夜哭着吵着要爸爸妈妈。这时，刚躺下没多久的杨启秀又会披上衣服从床上爬起来，抱着把他们哄睡着。“刚当老师那会，最怕半夜听到孩子的哭声，现在要是听不到动静反而不习惯。”她说。

停水停电了，杨启秀是水电工；课桌椅坏了，她是修理工；孩子半夜哭了闹了，她是哄睡觉的“校长妈妈”……暑往寒来，褪去青涩的杨启秀已然变成了样样精通的“十项全能型教师”，她说，只要孩子们有需要，她随叫随到，只为伴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。